

邓晓芒作品 · 句读系列

上册 康德
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句读

邓晓芒 著

人民出版社

非外借

邓晓芒作品 · 句读系列

上册 康德
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句读

邓晓芒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讲 | 1 |
| 第二讲 | 33 |
| 第三讲 | 63 |
| 第四讲 | 97 |
| 第五讲 | 121 |
| 第六讲 | 161 |
| 第七讲 | 199 |
| 第八讲 | 237 |
| 第九讲 | 271 |
| 第十讲 | 299 |
| 第十一讲 | 323 |
| 第十二讲 | 361 |
| 第十三讲 | 395 |
| 第十四讲 | 421 |
| 第十五讲 | 447 |
| 第十六讲 | 473 |
| 第十七讲 | 511 |
| 第十八讲 | 527 |
| 第十九讲 | 561 |

| | |
|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讲 | 603 |
| 第二十一讲 | 639 |
| 第二十二讲 | 673 |
| 第二十三讲 | 705 |
| 第二十四讲 | 741 |
| 第二十五讲 | 777 |
| 第二十六讲 | 813 |
| 第二十七讲 | 859 |
| 第二十八讲 | 899 |
| 德汉术语索引 | 945 |
| 后 记 | 954 |

第一讲

这个课是关于康德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的一个解读课。

康德的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是为他的《道德形而上学》奠基的一本小册子，苗力田先生翻译为《道德形而上学原理》。苗先生的这个译本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采用，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重新译了一下，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博士初译，经过我校的，还没有出版，现在作为打印稿发给大家，主要用这个本子^①。还有一个文本就是李秋零先生翻译的《康德著作全集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出的，在第四卷里面呢，收入了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》。李秋零先生翻译成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》，就是奠定基础的意思。“奠定基础”，苗力田先生翻译成“原理”，当然也可以，但是呢按照德文版原来用的这个词 *die Grundlegung*，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奠基的意思，*Grund* 就是基础、地基，*legen* 就是放置、奠定。所以李秋零的这个译法应该说是最准确的，“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”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
康德准备写一部《道德形而上学》，当时还没写。1785年，在写完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以后，在1781年出了第二版以后呢，他考虑要为《道德形而上学》这样一部道德哲学的著作奠定个奠基。于是他就开始考虑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。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了以后呢，在1788年又写了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所以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是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和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之间写的这样一个小册子。当他在写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写到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最后方法论部分，这个时候已经在向道

^① 该杨云飞译本已于201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德哲学过渡了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讲认识论的，但是从认识论必须要过渡到道德哲学，所以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最后已经在向道德过渡。大家如果读过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读到它的方法论部分，就已经开始讲“纯粹理性的法规”。地盘已经扫清了，那么在这个地盘上面我们要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形而上学？康德认为呢，新的形而上学，未来的形而上学还没建立；但是一旦建立，按他的这个计划呢是两大部分，一个是自然的形而上学，一个是道德的形而上学。当然，他最看重的还是道德的形而上学。所以，康德最后写了一本《道德形而上学》。《道德形而上学》他写出来了，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》他没写出来。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》也有一个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》，这里的“基础”用的是 *Anfangsgründe*，跟上面 *Grundlegung* 有点不同，是个名词而不是动词。这个也有中译本，是我在 1988 年就翻译出版了的，后来在 200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。但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，他只写了个“基础”，他就没有再写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”了。为什么没有写？可能是他认为那个太简单了，用不着他写。他已经把基础奠定了，那他的学生或者任何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他的观点，自己就可以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，无非就是把牛顿的体系形而上学化。牛顿不是有一部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吗？他已经把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，其实也有哲学，把它树立起来了。但是在康德看来当然这还不够，因为他那个东西还是一条条的原理，按照康德的形而上学观点呢，应该是一个体系，应该是把自然科学的这些基本的东西、基本原理怎么来的，从纯粹理性批判的那些范畴表里面一条条地把它推出来。在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》里面其实已经推了，比如说牛顿的这个“相互作用”，这个“运动的三定理”。“惯性定理”就是从实体范畴推出来的，“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”就是从因果范畴推出来的，“万有引力”就是从协同性范畴或者是交互性范畴推出来的。他认为，按照范畴表上所提供的十二个范畴，把所有的自然科学原理一个一个的推出来，这就是未来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，是康德的一个设想。

那么道德的形而上学，问题就更要复杂些，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只是知识问题，如果仅仅只是知识问题，那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里面已经搞得差不多了。人家说，你的自然形而上学没有建立起来啊？康德回答说，已经建立起来了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其实就已经是形而上学了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最开始康德不认为是形而上学，他认为在建立形而上学之前要进行一番批判，要首先批判我们的理性能力。你有没有能力建立形而上学？或者说要建立一门形而上学你的材料够不够？你手头有哪些材料可以利用？就像你盖一座房子，你要把材料收集够，你有多少砖瓦，多少木料，你都要搞清楚。那么我们人类都有哪些材料？我们人类的材料就是现象，现象就是我们建构自然形而上学的材料。至于自在之物，我们没有材料，自在之物的材料我们没有被给予，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在哪里，是什么？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现象。他认为你要建立一门自然的形而上学，你必须在现象界的范围之内来建立。所以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里他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了他的形而上学，但是他不谈，他说这个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还是在打地基，做策划，但是还没有着手。当然，到了晚年他承认这个打地基已经进入施工了，这个策划已经有一个蓝图了，所以你说我没有形而上学，我当然不承认，我这个已经有了。所以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它的地位是比较微妙的，一方面它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前奏，另一方面它本身已经进入到形而上学了。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第一版导言里面就讲了，以往的形而上学已经腐朽了，已经衰落了，已经成了个弃妇，就像特洛伊城被攻破以后，王后到处流浪，当奴隶，流离失所，没人尊重她。哲学、形而上学本来是一切科学的女王，但现在流落到这个地步。那么康德的这个理想就是重建形而上学，他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，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。这个基础以往没有达到，以往的形而上学都建立在沙滩之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之上，那首先就要清理地基。这个地基究竟打多深，什么地方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之上，上面的那些表土、浮沙我们都要把它们清除，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。

整个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其实是干的这样一件工作。那么他的设想，未来的形而上学，当然首先是自然的形而上学。自然科学当然是真理，这个观点康德丝毫也没有否认，但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何以可能？它的基础何在？要把它建立起来，那么首先要为自然科学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。

但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外，未来的形而上学还应该有另外的一个部分，而不是更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道德形而上学。《道德形而上学》已经有中译本了，就是李秋零先生翻译的《康德著作全集》的第六卷，收进了《道德形而上学》。《道德形而上学》有两部分，一个是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”，一个是“德行的形而上学原理”。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译本，一个很薄的小册子，就是康德的这个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”。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”其实是他的《道德形而上学》里的第一部分，讲法律，讲法制，讲权利，讲自然权利和人为的权利，自然法和人为法，讲这些东西。中译本是从英文翻译的，然后请了一个学德语的老师来校了一下，那个应该说翻译的不是很准确，所以基本上不能用。一个是译者可能不太懂法律，再一个他是从英文本翻译的，请一个教德语的教授，他怎么能校对哲学文章呢，那是不行的。教语言的你让他校正哲学的文章，那是差得太远了，我宁可外语差一点，但是我哲学要强一点，这个对翻译哲学文章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。

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就讲过——他是个大翻译家了，他是国内有名的翻译家，现在已经去世了，——他当年就说，搞哲学翻译，第一是中文，要有好的中文和中文表达；其次是要有哲学的理解能力，那个句子摆在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意思你要能够搞得通；第三才是外语，当然外语要好。但是一个好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的素质第一是汉语的表达，第二是哲学的理解，第三才是这个外语的水平。当然这是指哲学翻译，文学翻译也许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了。所以这个翻译呢，别人说你翻译了这么多康德的著作你是不是德文特别好，我老是否认，我说我的德文并不是很好，当然我比较仔细，但首先之所以能翻译出来还过得去，主要还是、首先是一个

中文的表达水平，你懂了那个意思你怎么样能够把它顺畅地表达出来，让中国人能够看得懂。所以在哲学的翻译上，“达”是第一位的。严复讲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当然“信”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作为一个翻译家，你自己能够准确地把握到，你能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？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可能比“信”更重要。从哪一方面说呢？就是从创造一种汉语的学术语言这方面说的。当然我们讲翻译一般地都是重视“信”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仅仅是“信”，不“达”，就不行。如果你在翻译的时候，你自己理解到了，但是你说不出来，那等于没有说。或者你说出来，词不达意，你说错了，那就不“信”了。怎么才能“信”？只有“达”才能“信”，只有你能顺畅地把它表达出来，你才能够忠实地表达出来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你如果连它的意思都没有把握住，那你也没办法表达得准确。所以“雅”呢，是次要的，次要的并不是说它完全不重要，而是要把这个“雅”融合在“达”里面。真正的“雅”是什么？真正的“雅”就是“达”，你能够非常流利地把它表达出来，特别是哲学，——我这里讲的都是哲学、哲学翻译，你能够表达得非常顺畅，没有障碍，一路看下来，这就是顺达。哲学的“雅”就是这个，它是一种学术语言，你习惯了这种学术语言的话，你的行文，以至于你的口头表达，都会上升到一个“雅”的层次，人家一听，你这个人受过学术训练。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用词，都是经过考虑的。不是说我有很深厚的古诗词的功底，我出口成章，我可以用很多成语，那就是“雅”了。有的人喜欢卖弄，翻译的时候喜欢卖弄一些古文，当然蓝公武他本来就是用古文翻译的，那个他还是用得比较好的。现在白话文里面，我的翻译一般不太讲究这些，如果必要的话我就用，但是没有必要的话，我尽量用通俗的、直白的这种方式，尽量减少它的障碍。因为康德这个东西障碍已经够多了，你再加一些中文的障碍放在里面，那人家怎么读，那太累了。我还想尽量地让中国的年轻人，迅速地、熟练地掌握现代汉语，并且体会到现代汉语的微妙之处、现代汉语的长处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我认为现代汉语是有非常大的长处的，它是

一个杂交品种，它既有西方语言的长处，也有中国传统语言的长处，尤其是现代汉语的翻译语言。当然我们的现代汉语，像王小波所讲的，是从小说、翻译家那里吸取了营养。我们看小说看得多嘛，当年看的古典小说，司汤达啊，巴尔扎克啊，托尔斯泰啊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啊，这些东西你看多了你会体会到一些东西，你以为那个东西是俄语，是英语，是法语的？不是的，那是汉语，他们翻译成汉语了。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汉语，你看起来才那么顺。当然那些翻译家本人个个都是诗人，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功底的，他们本身是可以写诗，是可以写小说的。但是1949年以后他们不能写，没有那个环境，于是他们去搞翻译，他们在翻译上面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奇迹，我认为至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。王小波算是第一个把这个话说出来了，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，所受的文化熏陶，所受的汉语训练、汉语熏陶，是从经典小说的中文翻译里面得来的，是从近代那些翻译大师那里，傅雷、王道乾、杨绛、穆旦（查良铮）、萧乾和文洁若、冯至等等，这一大批人，这些有名的翻译家，他们给我们输送了这样一种营养。这种营养是中西结合的，但是它又是汉语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训练，你今天来搞翻译那是对付不了的。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哲学翻译，你都需要有这个训练，你要看很多的小说。我们在座的不知道看过多少经典小说、古典小说，我想恐怕没有很多时间看，因为小学中学都要为高考奋斗，所以时间都蹉跎过去了。我们讲我们当年知青是“蹉跎岁月”，其实现在的中学生才是“蹉跎岁月”，我们当年是下放，修理地球，但是我们还有时间看小说。你们现在为了高考都没时间看小说了，现在还可以补一补，有意识的找一些小说来看一看，古典的、名家翻译的。你不是要知道有哪些外国人写了哪些书，而是要训练你的现代汉语的语感，这个语感很重要。

那么我的翻译呢，基本上是强调的这一方面，就是说，你首先翻译出来你自己要看得懂，或者你当时也许没有完全搞透，但是你知道沿着这条路是可以搞透的。你当时不懂，但是因为康德的这个东西你要反复看

的，你不能说你一边翻译一边就懂了，那你是天才了。就是说你一边翻译你一边知道它这里头有一个思路，有一条思路可以把握住，我现在翻译了放在这里摆在这里，我将来还要回过头来看，我可以看下去，就把它搞通了。但实际上还是有些拦路虎，那是免不了的，你以为你通了，结果反过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搞错了也有。其实像康德这样的大家，要翻译他的东西是需要多方面素质的。越是要求翻译得明白、简单，好像大白话，其实越需要一种素质在里面，一个是现代汉语，一个是哲学。当然还有对德文的理解，而且康德那个时候的德文和现在的德文还不一样，它有个时代的差异。当时的德文有些词不是这样用的，很多写法也不是这样写的，这个是小问题了，慢慢地，你在翻译过程中搞多了就知道了，这个问题倒不大。

我们这个课我就用我们自己译的本子，这个文本不长，大概整个《道形而上学奠基》一共是六万多字，包括前言和第一章。它一共三章，三章加一个结论。这个本子是我的博士生杨云飞译的（他现在已毕业工作了），然后我又仔细校过。如果大家手头上有苗力田先生和李秋零先生的译本，可以对照着看。再一个就是对照德文本，如果大家手头上有英文本也可以对照英文本。我们这个课堂上，如果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，尽可能马上当堂提出来，我们大家来推敲一下，看这个地方的翻译究竟还应不应该修改一下。不管这个问题提得对还是不对，哪怕你提错了，对大家都有很大的促进。所以我这个课主要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读书，进行一种严格的学术训练。在国外，很多学校也是这样干的，国外的一些大学的哲学系，像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系，它就是读这些文本，而且也是一句句的读，我们可以看海德格尔，海德格尔的关于黑格尔的经验问题，在《林中路》里面的文章《关于黑格尔的“经验”概念》，他就是读《精神现象学》的导言，一句句地解释。我们这个课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学院式的或者说经院式的“解经”的办法。在西方的神学院里面读圣经，圣经解经，这是一门必修课，耶稣基督说什么什么，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，神

父、教授就给你解释，下一句又是什么意思。我看台湾有人翻译了一个托马斯的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注释》，2003年我在台湾买到了，也有将近两百万字，这么厚的两大本。买回来我当然也没有从头至尾看，我只浏览了一下他的那种方法。托马斯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了，他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，他就是这样解释的：亚里士多德这一段话有三个句子，第一个句子有三重意思，第一第二第三，第二个句子有两重意思，……他就是这样一句一句干过来的。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翻译成中文只有二十万字，他搞了两百万字，所以我那个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句读》，我去年交给人民出版社的，现在还没出来，估计今年年底应该可以出来^①，我也搞了两百万字，那个里头注释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不是全部的，只包括我们选在《康德三大批判精粹》那个选集里面的那一部分。那一部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选了二十万字，二十万字我注了两百万字，也是一比十的比例。当然我不是有意摹仿他，我从2000年就开始给学生上这个课，当时还没有这个录音笔，用的是那种大双卡的录音机，每天背一个特制的大包去上课。后来就换了一个比较小的录音机。后来又换了个更小的，最后才换成这个录音笔。一共讲了七年，十四个学期，一路讲下来，每次讲呢只能讲一点点，每个学期只能讲二十多页。讲了十四个学期才把那二十万字讲完，录音资料积累下来，有两百万字。后来我整理了一下删掉一些，还有180万字，就是逐句逐句地加以解释，介绍它的背景，解释它的文本，它的德文原文，讨论它的翻译，深入到康德背后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。我这个程序是从那个时候继承下来，形成起来的。当然我们这个课堂上可能没有条件做那么多讨论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学期，要把这六万多字能不能讲完，我估计讲不完，后面还剩一些，但是讲不完也不要紧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我讲了七年，那个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换了不知多少届研究生了，有的读了硕士又读博士，读博士还

① 该书2010年4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听这个课，后来留校当老师了还听这个课，这个是个别的了。但大部分都是来听一个学期，顶多听两个学期，就走了，就工作了，或者是到别的学校考了博士了，那主要是给硕士生开的课。但是你听了那一段也有好处。有的学生一开始就来问我，就是说，照你这个讲法，你一个学期能讲完吗？那怎么能讲完呢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五、六十万字，你要一个学期讲完那不就是大而化之了，大而化之当然也有必要了，你讲哲学史，你可以一个学期把整个哲学史讲完；但你现在是读文本，读文本就要采取这种方式。但是，我这个课，在读康德文本的时候并不是对康德的全貌完全不了解，因为我在解读这个康德的文本的时候，我总要联系到康德的体系，我把它称之为“全息式的教学法”。就是解剖康德的一个句子，就涉及到整个康德哲学，前后联系来讲。如果有问题不理解，学生们有问题，有时候提出来，我在讲的时候也估计到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不熟悉它的背景，那我就讲背景。讲什么背景？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讲的是康德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，但是我刚才不是讲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吗？我刚才还讲了《道德形而上学》，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》，我每个地方都这样联系着讲，你反反复复地这样熟悉，难道你还不能够举一反三吗？所以你听一个学期下来，你会对康德的整个体系有所了解，可能比一般的上哲学史甚至上康德哲学的课可能还了解得更全面、更具体些，因为我是根据这一句一句的话来讲的。

所以我并不在乎一个学期讲了多少，而在于通过解读康德的这一句话，让大家对整个康德哲学有所了解有所熟悉。而且这个了解和熟悉，不是说大而化之的站在一个高处，“高屋建瓴”，随便几句话概括一下。那个谁都会说，哲学史上都有，甚至不用你说，你自己拿本书来看看，康德的生平，康德传，里面都讲了，不用我讲。我之所以要讲，是针对我现在面对的这句话。很多学生，有的是已经当老师了，有的是成为西方哲学史的这个专家了，你让他讲康德，大而化之的可以，大而化之的他都可以讲，讲的头头是道。康德就那几个概念，他把那几个概念讲出来，就

算是完成任务了。但是你拿一本书来,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你翻到其中任何一页,你放到他面前说,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他就傻眼了。我们很多学过西方哲学史的学生也是这样,学了西方哲学史,有的还学了不止一遍,但是拿到康德的原著,不知道怎么入手,看不懂啊,觉得那又是另外一种天地。写在哲学史上面的东西,写在康德传上面的东西那些话很好懂,那都是大众化的通俗化的普及性的,但是一拿到原著,不知道怎么看。当然在很多场合之下是翻译不够好,比如说蓝公武的译本是文言文的,那当然很难进去,我们现在的年轻人,古文功底没到那个程度。但是,不是文言文的,你能读进去吗?也很难,翻译有一定的问题。我们三大批判译本出来以后,在这方面扫清了很多障碍,当然也不是完全没问题,但是在文字方面,在现代汉语方面,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,但是还是看不进去。很多学生都反映虽然好得多,但是还是不懂它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。我这个课堂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是你拿到康德的原著,只要不是翻译的问题,你是能读懂的,我告诉你怎么去读。有的学生听了课以后说,我们以前读书都不叫读书,老师我今天才知道我们以前的书都白读了,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读书,原来的读书叫作看书,看看而已。那些字都认得,句子也没有不通的,但是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。不知道什么意思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积累还不够,我们有些必要的基础没有奠定。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有一些还有这个问题,就是说,你没有学过西方哲学史,可能有的人听过,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、没有学过西方哲学史,或者说还没有看过西方哲学原著,不管是原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。通过中文版的来看西方哲学原著我相信绝大部分都看过一点,多多少少,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,但是没有深入进去。尤其是对于背景,比如说康德哲学,它有它的背景,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唯理论和经验论,它们的争论。你要有这个背景你才能够读得懂,你才知道康德这句话是有所指的,他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倾向。那么这个呢,我在课堂上会给大家补上来,会介绍说康德的这句话是针对当

时的谁，比如说休谟，比如说莱布尼茨，比如说牛顿，或者卢梭，我会给大家把这个背景揭示出来。

再一个就是对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理性派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，要有所熟悉。很多人读不懂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不习惯读那种逻辑性很强、思辨性很强的文本，那些文本是要抠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不是说你大而化之的看一下，然后闭着眼睛体会一下就能够掌握的。很多人读外国的这些经典著作采取这种方式，这是读老庄哲学的方式。他们读汉语的翻译本，我每个字都认得，读完了以后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去体会，然后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，他就以为写了一篇学术文章了。其实那还不算。你真正要了解它，你必须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。所以我们这个课就会在这方面给大家做一种基本的训练。很多学生上了这个课以后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，把康德的书这样读下来，我读其他人的书就势如破竹，很轻松了，至少不会感到恐惧了。比如说海德格尔，胡塞尔，这些人是现代西方哲学公认的难点，但是你如果把康德的书攻克了以后，你再去读他们的书，你会有信心。当然也不容易读，但是你会有信心，特别是胡塞尔跟康德非常相像的，你再去读胡塞尔的书，他就是那样一步一步逻辑地推出来的。胡塞尔的《逻辑研究》，《现象学通论》，就是《大观念》，还有很多书，一章一章、一节一节、一层一层的这样剥，这就是康德的方法，胡塞尔跟康德非常接近的，他就是从新康德主义来的嘛。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训练，我们在读哲学书的时候，要有一本到两本书做这样的基本的训练。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像这样来读，但是对于经典的著作你至少要肚子里面有点存货，你精读过。学外语的有精读、泛读嘛，学哲学也是，你要有精读，要有泛读。你心中有了两三本书，精读过的，一句一句抠过，那就是一种基本训练，那对于你泛读其他的书非常有好处。我的体会也是，我读德国古典哲学，精读过几本，然后我再读现代西方哲学的书，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，有些地方它起个头我就知道它要说什么了，它所针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，因为

以前的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，那么我的阅读就是看它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因为心里面有前面的垫底嘛，前人是这样解决问题的，康德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，黑格尔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，那么海德格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读海德格尔，就不存在一种根本性的障碍。当然也要花很大的精力，但是原则上，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精力，我就可以把他读懂。所以有的老先生说，读书就像灌溉一样，打一口井，这口井打得越深，你灌溉的面积就越大，如果你这个井打的太浅，你就只能灌溉周围一点点地方。读书也是这样，你精读的书把握的越深入，那么你读其他的书把握其他的书就越快。

所以现在我读书，我很多书已经不是那样一句一句的读了，有时候新出了一本书，拿来我翻翻，看几个标题，然后对有兴趣的标题再深入地去琢磨一下，就翻翻其中的某些章节，他要说什么意思，大体上就把握了，所以看书的速度大大提高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焦急，这么多书，我怎么能都看完。我自己家里书架上摆满了，我的女儿跑去翻一翻，咦，都没翻过啊，都是新书，没打开过，我说，到用的时候再去打开，到需要的时候。我在写文章写书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好像德里达有这个观点，说过一句什么话，我把那本书找来翻一翻，你说要熟悉这本书，我把前言翻一翻后记翻一翻，中间翻一些感兴趣的章节，当然会有些漏掉的，不要紧，他有这个观点，因为你心里面有垫底的东西。这个其实做学问都是这样的，你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记在脑子里面的那就是大学问家。陈寅恪，晚年是双目失明啊，他知道哪本书，你翻到第几页，有一段话，叫他助手抄下来，助手一翻，果然那本书里面第几百几十页有一段什么话，给他抄下来。陈先生记性那么好，但陈寅恪有什么著作啊？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其他当然还有一些，但原创性的好像不多。很可惜啊，这样的大材小用，没有干出什么东西来。当然他在考据很多方面有他的贡献，这个不能抹煞。但是，作为哲学家，你总得对人类的哲学思想有所推进。我们中国的学问家，哪一个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有所推进？宋明理学像朱熹、王阳明这些人是

有推进的，他们有著作留下来。现代有谁？我们几乎找不出来。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把中国历史，中国哲学的暮气，几千年的这种陈腐之气一扫而光，这个可以说是有所推进的，但是更多的成就好像没有。所以我觉得不必像一个电脑或者像一个图书馆一样，每一本书都从头至尾地去读。你要选中几本经典的，要读就要把它读透，而且要反复读，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。至今有些书，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，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，那么薄的一个小册子，已经翻烂了，我准备去买一本新的。上面都批满了东西，但是很顺手，我要找哪一页，一翻就到，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。所以应该有几本经典的值得自己去这样翻的书，不要赶时髦。有朋友对我说，最近几年出了不少好书啊，你都没看过吗？我说我一般不看，刚出的书我一般不看，因为它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，你去看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嘛。你让别人去浪费去，你让别人把它淘汰了，一本新出来的书如果十年以后我觉得还有拿来翻一翻的价值，那个才划得来。所以赶时髦是划不来的，你一辈子都在赶时髦，结果一事无成。所以人家说，你搞那么久还在搞古典的东西，你身上充满了一股古典的陈腐之气，有人这样认为。但是我很坦然，这个哲学其实是永恒的，古典的亚里士多德，柏拉图，那么古典的，几千年前的东西，今天人们还在研究它。为什么要研究它？你说它充满了亚里士多德之气，柏拉图之气，那可以。因为哲学这个东西，它就是探讨永恒的东西，你今天探讨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老子，不照样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。不在于你研究的这个对象是什么，它的时代有多久远，而在于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把握它。你如果以现代人的精神、当代人的精神去把握它，你就没有陈腐之气；你如果还想回到古代人的气氛里面去，那你身上就充满着冬烘之气。所以我还是主张读经典，这些经过几百年，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的考验留下来的东西，是经得起推敲的。时髦的东西还没有经历这样一些时间的淘汰，所以是很划不来的，很危险的，它可能会把你引入歧途。有些东西是老生常谈，有些东西是早就讲过的，你如果有